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論九首

新都講業論

余師事舊史氏哆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屨滿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驩俞二客稅駕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微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聲孤父之戈不鑄牛矢先生屬書雖辭必以古人爲鵠遂爲藝士嗤矢斐然鄉風世儒譊譊或不見是豈

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口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則說即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為乎蹇淺而溷於法度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呫呫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生羣然相詬曰子為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

敎天下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内二三君子方索守嚴穴之下跫然若聞足音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爲先談而得一聘恨無繇死知已耳及仲兄强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洸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以爲壑擁閼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詘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擿埴冥行而不執於正遂使早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暮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鶩下將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

謂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鄒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鄒侯與漢視房杜趙普孰賢曰鄒侯似賢彼且厲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鄒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恥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孫章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爲支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將謂賈誼相如且

甚邇之人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消入市千里馬
而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
筴猥云獲古人之心是取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
不應負墻而立道旯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
故步乃為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語曰在則
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
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
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跱北郡襲漢
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輓近世所為
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為齊步固可使為邯鄲也故

曰驊騏之馬亦驊騏之乘陳叔子是已柰何以拘論少之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典墳丘索安事漢邪道昆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蕢桴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音之蹠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著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如病廢顧二子爲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董董也道昆曰

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晩節法言始顯故法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爲鮑謝既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漠然猶强學不倦絶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矍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緇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卒爲叔子役

上計七論

酒德論二首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恂恂者

如亂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修爵無算以淫繼之莊者媮訥者辨婉婉者懸戾謷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廉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既具皦然若揭白日而載諸市朝則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爲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於人

矣彼不自知其爲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自爲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聚王冨貴可亂鴟夷不以七策而近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而驕吝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其一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婺不丼比年鬻婺者半至人謂中山以下若吳醴楚瀝其地屢遷將婺有遷德邪何今之婺非昔之婺也余居婺且久替嘗習之卽今之鬻者未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婺爲上尊填之則酤者皆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鬬其供

具監六物而求良焉即麴之良曾不以當醴醆況粢醍乎哉余聞弘治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業故文事興　今上端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日飲而醉二參故酒德茂此治徵也楚好戰故堅甲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然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甲韓之兵也麴何有焉　其二

憤論

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台中察韓侯意得乃詬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豈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

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
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
未得其面惡覩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
嗟乎是不祥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人臣
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
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即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
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
爲下無寧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即得先登亦必
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筴而老諸生曾不得當一縣
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快快者居

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侯樂誦其言也伯子曰此世憤者之為也使徒慕高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魯何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水矣

善仕論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槷槷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

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褒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强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羌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齎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子將割齎疣而修我矣齎疣則生割則死齎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齎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掇祖饋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

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讓名論

伯子問京兆尹日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輙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令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聲利慱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爲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慱也客曰讓利則聞

命矣耕者耻無穫士耻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
矣人情不趣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趣名如虎彼且躭
躭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
也彼齊璧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竆之憾也瑕疵掩矣
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
方以彼爲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
其有忮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
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已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温
温者也今聞其褁言矣夫禹功蓋天下帝兢兢然猶

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取予論

伯子曰昔余聞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唯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戶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予傷惠傷廉者名惡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所急即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予則人將讐我寧

務樹德無務樹讐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予一塗其操心多矣即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邪毀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不臣此由畝來者也世方挾其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其一袪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蟲疑冰不傳於火即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騶進論

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騶進免大夫有民譽人以爲留伯子曰大夫何留騶

進焉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始年而植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醻其能任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晝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於旦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揠是自爲苗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矣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苗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邪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法非矣今之懲步伐者不為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為陵之師邪抑三代之師邪

郤車論

方仲子棄儒術以長裾客王門王善其不羈比之東方朔既又不樂居侍從去而為方外之遊數被酒箕踞而歌即遇莊士貴人不為禮人以為狂仲子笑曰

昔隣媼學貴衣人自帝所入吾舍中桐始降桐天之謫狂人也余居郡中則仲子杖屨來謁相與持論多負俗之言語之以所未聞其應如響嗟乎誰謂仲子狂哉仲子且行余爲之具車從負綏以俟仲子謝曰桐躡蹻來亦躡蹻往耳顧得聞長者之言於桐足矣惡用車於是侍史次賓主之辭以尺牘進余高仲子之義繫之曰卻車云

客問主人曰昔在外傳幸得與君侯俱君侯有言轂不必朱丹裘不必狐白今君侯之軒冕盛矣無亦朵指而甘不能忘鼎實邪主人謝曰非客不聞此言客

振我矣昔馮驩彈鋏而居代舍猶能以孟嘗顯諸侯僕三十而乘軒視代舍侈矣曾無一說士之烈詔祿之謂何顧未有以效吾君愁不以軒冕留也客曰若是則明君臣之節矣而君侯又言諸子悉使之學稼無挾筴以干有司不亦左乎主人曰然僕嘗言之矣澤雉受飼於人柰何以飽而揚去及其雛也斬其子無畜于樊中其愛子賢於愛身也今之仕者豈不難哉獨行者身危巧宦者名惡擇地而履則跬步無所容倒行逆施不旋踵而議其後要以失得相乘無兩可者也夫齊王不以千乘得譽夷齊不以匹夫貶賢

出處身計之在此不在彼章章矣里父之舉子視之曰必富貴亢吾宗其於一切名行不啻越人之視章甫耳僕之愛子甚於里父故擇術而授之何謂左手客曰唯唯家丈人之授不肖者如君侯言信矣客曰古人待詔金馬門揖讓人主之側猶云不得志而自託于陸沉君侯束髮而對公車得居闕下者三歲耳棲棲郡縣人將謂君侯不堪何樂此也主人曰客言過矣人臣之事君事也入則論思出則撫字于二者何擇邪使之抱關則疆場吾事也使之乘田則芻牧吾事也惟所命之耳不共是懼何敢讓勞二千石古

岳牧之任也　天子以襟帶之國出手詔詔之是將以季布汲黯使臣矣乃今孳孳在民曾不能一當漢吏敢謂勞乎客言過矣客曰余觀論著之士亦師心爲能耳而君侯雅言師古則庖犧氏何師邪主人曰否否庖犧氏不師此聖者事也豈爲書契哉宮室衣裳耒耜舟楫之利皆古聖人創法而百世師焉後聖有作不能易矣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讓聖而不居亦惟無用作也藉令挾喜事之智而干作者之權去宮室屏衣裳舍耒耜舟楫其能利用者幾何使不師古而以輿爲戶以屐爲冠椽木爲舟剡

不爲耒其不利也必矣故論說必稱先王制器必從執物古人先得我心師古即師心也倍古而從心執物爽矣惡足術哉客曰有味哉言乎使桐葉遠遊之志居北面者三年庶幾不失正鵠今不能也客曰桐少而周游探七十二君封禪之跡茲入楚登大嶽其鉅麗等乎介丘然而古者不封至于今始顯何邪主人曰山川地之紀也其隱顯天之時也邦畿且然何論封時三河王者之更居也而勃碣之間有名都焉岱宗天子之有事也而大嶽之上有祠事焉亦各以時顯耳由今視後則升中之域闕乎一隅者何可勝

紀何有於七十二君客曰嗟乎山川且不能違時彼
于時以求顯者非夫也敬聞教矣
客曰桐得師祝融之墟寶其言則不死之藥可得君
俟能從之游乎主人曰吾聞之吾師其言生死也辨
矣生死者晝夜之說也生則有死晝則有夜天之經
也天地且不能不毀而況藐然者哉曲士徇生則冥
靈爲壽達者通物則彭祖爲殀吾師方以陰陽爲玄
牝日月爲刀圭億萬爲春秋宇宙爲終始其所謂不
死無爲此枸拘也揣天之經而幸須臾無死將焉用
之客曰幸哉桐之得聞此言也猶河伯之逢海若也

得觀大方矣高陽氏曰依古以來一而已矣儒者揠其門戸在老氏則麾之此衛道者之心也然而仲尼獨嚴事老子儗之為龍假令譬異己而求多焉進者懼矣方仲子出儒而入老猶可概諸中庸使得敎父而事之此龍德也他日能引道德之繩墨則余願為關尹焉

說六首

形家塗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闢之謂乾闔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

以勢爲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之
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
勢故囘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
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坼海內而中分之
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趨
南於是乎東南盛矣昆侖三分而出中爲中條左爲
北條右爲南條中條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
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甸南條則由滇蜀與閩
沐江浙而盡于南甸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
轂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彊漢

之盛極焉自闕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崖則神禹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　太祖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斥而門戸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内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決決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焉淵藪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根臬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爲極盛由前則黄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

自遼而元開我 成祖王氣蓊鬱垂八百年周京漢都方斯蔑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束以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顓頊高陽此之自出鴻荒渺邈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艸竊宋既南渡乃都臨安至若六朝遞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堀起肇基可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儒者若濂谿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徒輓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

疾徐地進有先後時有蚤莫世有汚隆南條自漢以前未通中國乃今文物獨先桂樹冬榮則東南不終閟矣

李季子字說

李長公有丈夫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皆長公所字且以屬阜斷之者也季子台禎年少耳長公見季子且謂余曰禮不冠不字余班白舉季卽他日筮賓而命之字安得如君侯賢願君侯字季余惟三台爲星者六其上則君相當之其曰台禎則命世之符也長公有輔世之德器而未章余觀伯仲之間蓋斤斤乎

濟其美矣季子生而茂異早有貴徵然則修長公未畢之業見於世而章之必季子也遂字之曰章吾云客曰星辰者天之章也賢才者國之章也即季子如君侯言其爲章也大矣豈惟章世德已哉余善客言能開余之不逮因操牘並載之

冠劉生字說

稷契事堯其後皆有天下堯天德也顧獨舉天下官之即祖述不可勝窮世澤謂何耳漢受火德故曰炎劉史氏本漢之所由興蓋堯裔也漢自布衣起誅無道秦縶其成功湯武陛乎其後撥厥攸載肇自放勳

唐哉皇哉殆非虛語劉生始籍名博士余爲之更名建炎直指君冠劉生則謁余字冠者劉生席故業當明時余將以舊德修之願毋忘其本始於是見之容位字曰肇勳嗟乎漢享有道之長伊耆氏之遺烈也徵其光四表格上下乃亶禀於欽明唯欽則明唯明則遠大哉堯也罔敢不欽何有于逵拔劉生受詩三世矣緝熙敬止夫非文王所以造周也與哉昔人有言文王得統於堯徵是所信劉生勉矣

吳虎臣字說

昔召虎平淮著疆理旬宣之伐詩人多之今淮海當

天下中蓋輻輳之區襟領之國也豫人今諱衍字誼虎臣詎能乎吾鄉吳次君產淮海受名於其先考命曰守淮會余東游則就余問字次君負一蒯緱劍足跡徧名山大澤間覩千乘之業脫屣去之尚安事守顧獨悲歌慷慨翩翩然有節俠風至其睥睨三輩枕藉百家庚幾乎矯矯者矣夫忠信禮義儒者甲胄干櫓在焉莫非王臣何論草莽劇孟以布衣嚴于敵國況不為孟者哉余因以虎臣字次君次君敬諾

茅平仲字說

漆出大隗山鄭水也鄭公孫僑得鄭孟子少之執政

若公孫僑不失為古之遺愛持議者猶然見祭非鄙心邪嘶者愁人知其民易德易德則難繼難繼則易驕何以故不平故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不知假之以時在宥而天下理矣故天不以貧者而輟寒地不以勞者而輟嶮日月不以勤動而輟晝夜王者不以衆厭而輟崇高平也今之從政或虎而冠不者率以婦人之仁干譽百姓即解衣推食其能濟者幾何授之田里教之農桑雖有不齊牽鮮凍餒此之為德寧有窮乎衡不以錙銖為明水不以一溉為利蓋得其平焉耳余客京口則茅仲子從余游仲子

名溱學孔孟而將從政者也仲子知大體余故以平仲字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仲子勉矣

黄宗玉字說

往余推轂閩士首黄全之于時曰屬大將軍遊為上客余辟其子尚溫為掾旣從入司馬門全之故字尚溫未善也余命之曰宗玉字乃更其後出為韻揄丞從王官不就亟歸子舍㡳幾逮父季年茲將父命謁太函請余為故字說余惟天地之盛德曰温原聖人之盛德曰温良德之基曰温恭敎之首曰温直温其如玉則君子比德于斯要以温不徒温為嚴凝為良

爲足爲直相悍相濟參和不偏玉亦宜然其温也爲仁其栗也爲義栗勝温安取擇温勝栗安取廉稍令無瑕何可宗也而翁樞衣北面折節而從吾游温矣至其睢盱大將軍之上叱咤諸貧客之間麾綈袍棄軒冕不啻脫躧去之一何栗也宗玉治三尺習六書屈首若諸生温矣丞里里耳顧乃嵩目菜色銜命緩征民閒閭所部督過之一朝而輸莞庫者溢于期會又何栗也吾子服吾字久矣夫復何言雖然吾非玉也則亦非碈也猥云瑟瑟覗者指其不然何所詆之温不足也吾字伯玉乃今而始知非吾子宗之人其

鼠腊汝矣匹夫懐璧罪我之由老氏有言不欲珞珞如玉碌碌如石斯其玉質而石章者也宗予者其以是而守吾宗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雜著十三首

七進

六月戊申襄國人從諸大夫待命王所願得蒲伏廷下呼千歲者三謁者曰王令國中毋賀臣何敢以聞其皆獻狀得當王者入之皆曰敬諾客有少年而緑幘者自稱客卿脩容而進曰翼軫之野江漢湯湯導嶓冢疏滄浪尊齒乎四瀆鉅儷乎三湘爾乃陽侯氾濫河伯翺翔滔滔方至沆瀁汪洋斯固七澤之上游

三澨之舊疆也王於是稅軏軨從艅艎揚桂櫂而蘭
枻葺荷蓋而葯房騁南風之五兩搴中洲之衆芳乃
命舟牧兢水嬉儃佪乎大堤之曲容與乎木蘭之陂
結江妃之雜佩鏡游女之蛾眉獻令顏而豔朝日發
清商而歌銅鞮心愉目成憺兮忘歸斯亦行樂者之
上務也願效之王謁者曰此流連之樂先民恥之謹
謝客客有服縵胡之纓者以軍禮見謂謁者曰方城
之山保界楚都睥睨干雲憑陵太虛北縈宛洛西掩
荆舒夫固禽獸之蓋藏田獵之奧區也王于是裝右
廣簡車徒申七伐戒三驅房肅慎服昆吾養由騶乘

造父奉車轍跡窮乎罘阻兎罝列乎方隅飛者飲羽走者中龜獲車既實營窟爲虛割鮮饗士行炙休徒課功班賞其樂只且其斯爲楚之田也願效之王謁者曰王服光訓無作禽荒謹謝客於是方外司馬歷階而進曰謁君不聞大岳之鉅麗乎延袤千里其高萬仞豈惟東有介丘西有太華而已哉其上則揭神皐封帝時赤城霞起黃屋鱗次茲固帝子之所都匪吾人之攸憩王其齋祓將事命法駕而登之謁合宮陳量幣祀太乙饗上帝秩節脩廣樂備就離宮禮方士揖浮丘迸五利求刀圭之靈藥操玄牝之高議探

鴻寶而鈎玄仍冊丘而久視楚之冥靈不足言矣王欲之乎謁者曰王有玄德不遑采真之游願客更端耳客曰南有崇臺其名章華其始築也負土爲丘荷畚如雲國人畢作積歲而成仰窺無極俯視無垠王於是受列國之聘秩九賓之筵庭實旅百紹介而傳主歌肆夏賓奉周旋旅酬既畢禮洽情宣爾乃傾盇齊御羶薌法酒徹曲宴張脩爵無筭酬酢相忘二八更進四坐如狂此亦方國之壯觀王者之盛節也願效之王謁者曰先王受社務敦朴爲列國先謹謝客客曰江漢之都楚材在焉顯則隆中隱則鹿門蓬戸

可棲石田可耕或在蠱而高尚或在屯而經綸皆能
振玄風於畎畝流令譽於汗青山靈有閟遐軌斯存
千載而下惡謂無人王能從之游乎謁者曰僕聞聖
作物覩　太上以之乃今之顯者或依日月或附風
雲大抵皆楚産也即有儁俗之士豈終巖穴而已哉
客休矣客曰昭明之爲太子也稽古而脩文事結客
而臨高臺多士景附厥有鄒枚莫不持雕龍之辯負
掞天之才相與收菁華於往籍講同異於高齋斯亦
諸儒之所膾炙藝士之所取材者也殿廷之西遺構
在焉王幸而臨之開著作之廷進逢掖之士挾筴而

稱先王操觚而奏長技斯亦惇史之美觀不朽之盛
事也願爲王誦之詞者曰王懿文德循折節於儒生
庶幾乎中王心矣郡大夫曰未也　天子起郢都踐
大寶漢沔之區方諸豐鎬春臺熙熙康衢皞皞矧宗
國之孔邇懿親之有道者哉爾乃化溢海隅同符首
善在宥而理奏假而勸被髮華心雕題回面即華胥
之治曷以尚焉唯王淵塞在中宥密成性言中國經
動遵憲令齊民被乎膏澤庶吏及於寬政然且踰年
始壯春秋鼎盛皦若初日之出東嵎屹若泰衡之作
南鎮是宜傾四境之歡心受　一人之譽命也以斯

爲壽王庶幾可之於是謁者以聞命大夫以下皆入

家大夫述

先大父登不宜子亡歲家大夫始生甚珍之不使干仕稍長從大父受賈以鹽筴豪吳越間家大夫不喜操利權遂罷賈少有膂力習兵會 詔開武學籍名諸生大母吳諱言兵壽又罷去家大夫生而頎美脩然若神仙中人於是喜言神仙日延方士求不死之藥卒無驗其後遇碭石真人盡得其術赤銅可化爲金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家大夫則以居廛而求大藥故不成又大父母春秋高終不得入山卒業會

大父母多病家大夫日侍湯藥遂罷其業業醫業既
成鄉里窮乏者多所全活既而曰吾非獨技直欲以
技活人設有不精徒令一人不得其死即活千萬無
爲也自大母即世不復言醫其材能髙旁綜百氏無
不淹貫往不肯官武庫數從諸郎攻古文詞家大夫
雅以爲言孺子幸居　闕下服事司馬舍中上之稽
考　先朝故實若名公奏議可以爲後事之師下之
習司馬法察將士能否邊圉堅瑕可以當一面之寄
不此之務而工無益異日幸而在事無寧賦詩退虜
邪家大夫家食幾二十年絕跡不入城市生平英氣

勃勃睚眦不受於人及不肖人官顧獨折節退讓里中無訾語辛酉不肖上郡最始封父爲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毋胡爲恭人又明年家大夫杖矣毋以栢德顯齒與之偕其於家大夫則孟光於不肖則文伯毋也

釋疑

空華問毗師曼室夫子非儒者深詆佛氏宜若不可與同群夫子折節而崇事之聚其徒貞其教聞者疑矣曼室曰唯唯吾故貌儒也惡知儒乃今事佛則貌佛也惡知佛夫三教一道也自一而三則同者未嘗

不異自三而一則異者未嘗不同易有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道也儒者得之為中和佛氏得之為正覺老氏得之為玄同其歸同矣三者同歸而殊塗將不免黨同而伐異乃今儒者在事故其說長儒者之病二氏也猶食之病飲也衰之病葛也食者不能廢飲裘者不能廢葛然則儒者惡可以此廢彼哉空華曰不然佛氏棄人倫離妻子藉令率天下而從佛不百年而人類絕矣曼室曰唯唯儒者以五倫為重佛氏亦以四恩為尊觀其遺經父母妻子具在藉令一切棄人倫離妻子彼

先自絕西域聞其無人何論震旦此之爲務其惟至人乎彼將以慧日破迷彼將以智刃割愛彼將以忙蛻視四大彼將以脫屣視六親及其羣緣畢空諸漏咸盡登彼岸矣由是而度衆生歷萬劫故曰能仁使徒拘攣於旦暮牽制于帷裳衹胥溺耳且也佛以出世間法主盟西方于時王公貴人宰官居士善男子善女人莫不承聽若佛所說皆最上乘能者從之耳吾儒六經莫非天子公卿大夫之事不越乎脩齊治平以爲言如以其辭必皆天子必皆公卿大夫必皆修齊治平則三農不與百工不備而民用幾乎廢矣

彼云事佛而皆棄人倫亦猶宗儒而皆廢民用事之必無者也空華曰固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不姓而名不耕而食則無君矣曼室曰唯唯因生賜姓三代則然不姓而名上古是已上尊其君下利其子弟不耕而食君子是已豈謂無君空華曰吾道自羲農以來萬世無弊逆漢中葉佛教始倡其人則異產也其言則異言也人主近之鮮不及禍是以君子不道也曼室曰唯唯夷考終古堯舜中天而興等而上之既往者畢矣當其時百物未名書契未立無爲脊化上下睢盱此老氏所謂自然佛氏所謂淨

士無事儒也帝王迭興賢聖用事仲尼刪述垂教蔚爲儒宗儒始名矣西極化人賓穆天子孔孟生乎其後卒無貶辭至若漢明帝唐太宗卓然一代令主尊經闡教終不以其故害成後世佛骨召災臺城致寇儒者率以此爲口實辭而闢之要以武帝憲宗非其人也圉人求馬於唐肆不亦左乎噲禪子之莽脩周禮本之無有率致滅亡假令以是而歸咎於儒誰之咎也夫異産異言在中國且不免越人被髮而之宋則宋人非之宋人章甫而適越則越人亦非之何者非其俗也經從梵語譯而成章味乎其言旨若甘露

謡俗盖不得而限之矣故昌黎抗疏卒善大顛徽國力排異端卒爲達磨推轂始而駭既而疑終則渙然釋矣空華曰固也諸夏禮義之國其教則堯舜文王周公仲尼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其經則易詩書禮樂春秋奚不可也惡用彼曇室曰唯唯厭紈綺者慕布衣飫肥甘者求藿食蓋習聞則玩玩則忘希覯則趨趨則易入乃今遭凡夫於道語之以堯舜仲尼小知者則以爲古人不耆莫之知矣語之以詩書禮樂小知者則以爲古語不耆亦莫之知矣語之以佛號如響應聲雖非其徒不生我慢故宫墻數仞望望然

過之比至叢林輒稽首致敬此習聞希覯之徵也甞

世家詩書戶禮樂斐然同風顧弟靡波流日馳聲利

聲利所在羣起而爭口誦則堯躬行則蹠于是夫人

皆以先聖爲絶德遺經爲陳言儒術爲弁髦爲芻狗

玩斯至矣佛氏上觀無始下盡無明彼以諸天不能

不喙大地不能不墮色身爲幻世界爲塵其視聲利

去來曾何加損聲利斥則機事泯機事泯則惡業捐

猥云凡夫片言可以悟道佛性存焉爾況由此而脩

六度入三摩自信心始故韋布周身無用狐白屬𪏭

藜藿無用八珎何以故適用故也空華曰六度必先

持戒豈不彰彰諸沙門方嗜酒肉務貪婪視凡夫滋甚持戒謂何耳曼室曰唯唯諸儒則仲尼之徒也固多材賢乃今出入倍于人倫不無人矣此不善學者之罪豈仲尼之罪哉諸沙門亦莫不然幸毋求多于佛空華曰佛性人人具足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子顧為之聚其徒與其教失當務矣曼室曰唯唯上之維風有位者之事也宜莫善于儒下之化俗有道者之事也宜莫近于佛僕甘心草莽之下苟可化俗敢不畢力而從之吾郡山水陬區近代人文始著自聖僧而下千載寥寥諸沙門日事瑜伽終世不聞真諦邇

來二三佛子崛起故鄉猶復使之棲息瑜伽是發與
倡伍耳雖有貞白人猶以倡目攝之故薰蕕不同藏
雅鄭不合奏皆是物也儒者明經應詔降才豈殊吳
越名州拔十得五偏方下邑歷數十百年而無所知
名其觀感者異矣故工必居肆射必比耦駕必從良
務在相觀爲善耳乃今爲之擇地開林則居肆之工
也爲之安禪聚講則比耦之射也爲之延善知識爲
之發大辨才則從良之駕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收專
壹之効立不二之門由是而能自得師能自見性然
後分麾而出卓錫而居山水輿區悉成佛土此第一

希有事也僕即駕下願爲前驅豈徒以倖福爲哉若則與衆共成之耳空華再拜謝曰某幸盡聞斯言如觀法藏諸有疑者昭若發矇敢不受役

養生辨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神王矣顧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毋弟曰胡長公少爲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爲酒人雄夜歸狹邪二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嬖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

血氣等盛筋力等强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倜儻不羈遊困而無以爲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構叔兵因而窘辱長公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寛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白首先之勞逸之徵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余小子倜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

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蘧廬之適豐草居若斥鴳所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哉黃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為絕智顧未能忘是非爾將以為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養生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晏室曰固也躬氏不務專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之何不用也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曰不然請借佛為喻佛子以身事佛唯飲食男女為

兢兢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於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酰毒無醍醐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產鄧析直以爲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

晏室退而自失曰異哉男氏沿波流登彼岈矣男氏聞之喜舉卮酒進變人脩樂事如故

論相

詹仲子造無相氏善相人者洪生在焉仲子始勝冠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必貴第徐徐仲子曰亦後五年而貴邪曰未也十年邪曰未也仲子不悦奮袂而去及仲子年四十始上太常乃竒洪生於是復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形如鳳跱周覽而後翔故不利在初當目乃利自今千仞往矣然直道從事即有言責必爲菑無相氏曰三天子都山峭厲水清激烈士貞女往往生之獨骨鯁之臣不少概見如使仲子得志即三事九德咸加焉仲子勉矣仲子避席曰不肖未始懸弧鳳乃見夢遡昔而舉不肖家大人遂以命名

不肖辱家大人何敢言鳳顱不肖直顓無禮不取苟容即片言有利於國家無生死以也無相氏曰吉甚卷阿鳴鳳良臣以之貴相得也後世矜俗而抗直言亦曰鳴鳳直臣以之貴希有也夙夜皇皇務持國是以贊天子良臣事也夙夜皇皇務陳得失辨賢不肖以弼天子直臣事也此非通達國體詎能任哉當世寛於養士急於用人失養而能濟用者鮮矣士棄佔畢如棄弁髦始爲郎内列朝寺外治程書其涉世之日淺矣一旦而責之言事惡能豫謀即使之察失得之林論辨賢不肖之名實是未翼而飛者也善仕者

以言爲諱直以養交甚則撑可而言聞者不怒鳳毛而與雞鶩同食將安用之上之朝就舍而夕上書幸得一逞苟可藉手不避逆鱗彼其汲汲徇名不可謂不烈矣顧逢干以諫其心罔不在君使徒招君過以立名雖得以所猶有所憾非鳳德之純也次者則以主德無闕不敢出一辭顧獨盱盱睢睢務在搏擊無論燕雀即鴻鵠將不免焉是鳳采而鴞鳴鳴則不祥至矣益昭明之屬也　今天子求直言群臣折節受善他日仲子在事寧能與雞鶩伍邪乃若矜氣欵言恫喝衆庶以明得意仲子不爲也要以純德顧豫養

何如仲子勉矣昔伊尹脩諸畎畝惟一介爲莘莘卒
之廢夏興商放君復辟而天下無異議何以故一德
故也今之言者躬行謂何在我若固有之於人終不
能舍即一鉤二卵具在丹書以此責人人弗受已仲
子其務脩德則一介爲之階迄于德成未言而人信
之矣夫形有聾瞽難以辨色審聲心亦宜然知未及
之而言詩也人弗信已仲子其務多識居巖穴而慮
國家攷舊章辨人物因革舉錯先明諸心時然後言
鮮不爲律離朱師曠百世之耳目在焉亦各以其材
耳楊子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盈則亢氣餒則卑

唯中則和發皆中節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況于人乎勿助勿忘則養氣者之所有事也力此三者純德乃明仲子勉矣仲子曰善即相者無當於不肖斯言固後事者之師敬聞教

閱世

論世者有言有虞氏不若泰氏循是遞降則三代不若有虞由漢而波其流愈下　明從其朔不啻積石龍門嘉靖以還則河洛也余始涉世業已薄君子而思野人其時鄙鼎登齊等進威福倒置何可勝原要以筮仕無瑕率能自保此一時也頃之國秉歸楚奄

以鹵終即骨鯁不容而鷄雞不及又一時也當世明良具在場而更之黜陟幽明明若觀火庶幾乎世與道道與世矣乃令吏計則我不敢知夫以三歲計羣有司必稽于衆盖朝而受計與衆共之自有郡國以來未之或改上之殿最質諸所部下之直道徵諸斯民内之受質而折其衷揆之衡石雖有貝錦其將安施本之合併爲公公道著矣龍君御之理吾郡也自庚及丙凡六年薦者自監大夫及部使者凡十有六疏嘗一上計一質成載在司功則言美矣無論境内即五陵六郡以及三吳自鄉大夫孝廉文學以及

諸父老稽之輿誦則言言美矣人言理之最宜莫如新都新都之最宜莫如理即齒未及壯計畢固當首尚書郎既得驛書主者以材力左理于時三老踣焦人走哈相愕曰信邪非邪其將犴麟而鷃鳳邪斯世也而有斯移也謂將來者何細民懼矣諸文學弟子瞪相視也聚族而言曰驛書在信矣是鳳可髡麟可刖也無寧鷃之妖鳴犴之猛噬固足多邪然則麟鳳何災跐羽災也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吾黨將安放邪君子懼矣諸鄉大夫虢虢然䏲䏲然憤畢戚戚然相告曰有是哉毛羽之屬各三百有六十不謂不多其

長鳳麟賢希有也今則希有爲祟何賢邪而今而後
不幸而羽有鳳趾有麟無寧自翦之自滅之殆將免
矣斯世也而有斯務也則疇昔之所不及者今且及
之夫旣及之何所不及藉第令其餘可賈何及邪告
者懼矣太函氏盱衡而語曰嗟乎生人受命于天世
亡論巳司理起楚請言其方汨羅之後厥有長沙其
一倍世其一逢世卒之異世而同放世無頊焉莫非
命也則亦莫非天也理能得之所部得之斯民得之
司功一旦而失之在事言有失也必有以也夫旣上
下無怨中外無尤交相得矣彼其所以寧詎能屬耳

九天之上寓目九地之下乃始得其閒乎且也朝瑜暮瑕衆齊一楚是果無定論乎抑亦有異聞乎此固兩所不能窺重黎所不能測也不佞竊聞之矣太上命世其次殉世其下干世命世則周公孔子是已天且不違況于世乎殉世則屈平賈生是已其作述至今誦之世惡能喪道也惜其不廣並以憤亡道喪世矣吾觀司理之被此名也以謫悰然意下粥粥然如將不勝頃之則廓然其若夷由由然若自得夫是之謂不世兩君子然乎哉乃若世俗之曰趨吾未見其止也是可閔矣作閔世

問俗

從子濛問俗泰茅氏曰太上化俗其次易俗其次從俗其次貿俗其次絕俗其下徇俗太上三五之世其民徐徐于于如野鹿如標枝如嬰未孩如鷇烝無爲而民化庸詎知其爲俗邪庸詎知其爲非俗邪三五以還同教異俗有緜在下三年成都虞芮質成朝野咸讓相參三月道無遺衽畏壘大穰因而尸祝此其易俗者也內聖外王之緒也乃若純冕獵較見衛小君寧承而制之無寧亢而爲害此其從俗者也玄聖素王之事也下此則弟靡波流吾爲砥柱是曰

負俗舉世皆醉吾其獨醒是曰絕俗律之已甚則負俗者爲猶賢彼無從頌而致身上中庸遠矣狥則滔滔皆是也何暇瑕疵濛敬進曰五方殊俗而同民故脩其教不易其俗乃今家自爲俗其孰能不波之數者將安從如何則可泰茅氏曰三五邈矣大舜文王孔子則皆我師老氏之徒亦吾所願學者也顧越鷄不可伏卵安能與魯同方浸假而思以易之我未之能易也俗方競聲利而鬬其捷吾將柴立其中俗方矜毀譽以求全吾將方內而圓外故負俗非激也不可其所不可不然其所不然激者不得不激從俗非

隨也可無害其爲可然無害其爲然隨者不得不隨
吾其處於二者之間右從俗而左負俗借曰可經吾
其爲箕穎不爲首陽吾其爲延陵不爲汨水彼其狥
者非吾事也濛曲跽而請曰若濛者足不出父母之
國受業不及先師之門直將忞忞然狥流俗爲哉即
有胸無心非所甘矣藉令國俗非所願也其將如里
俗何秦茅氏曰老氏之寶三里之故俗庶幾乎近之
矣所不具足者其惟慈乎俗既下衰失其故步夫儉
德之共也不侮不奪禮制所由生焉乃今儉則務多
取務多取則無厭饕蟣慕之蝇嘬之蠶食之甚則豺虎

攫之即簞食豆羹按劍相聠詰之以家人之六正不啻弁髦無問慈矣在昔保家之主不敢先人即橫逆加之莫不承順乃令務為豪舉示不可磯雖有小言報之過當此非長守富之道也吾子以千金之子而服御殺于中人之家父命以貲入成均則曰吾斯之未能及倫矣善從俗矣顧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孳孳敦厚於人倫問之刀布謝不敢知以聽嚴君之命以此而視無饜不可同日語矣非負俗能如是乎塊然一室緬古史誦古詩遇人退然若不勝衣能下人矣脫唾之面必其自乾斯其與古為徒善負俗者也世

之穢穢者焦神極能直為耳目虜耳觀其真君避今
日陷于非僻而不自知使吾子警然為富貴容高蜚
長鳴以侘觀聽惡乎不可周視州閭鄉黨何莫不然
乃吾子不有其私具曰有父兄在此父黨之所竊歎
子舍之所特聞者也吾未敢輕假以賢者殆將免焉
鄉人乎濛又曰舉世耳目為政率以功利劌心固也
伯父不然獨行負俗自壯及耆無間矣乃今任天之
放率逃譽而不避人非無亦和光同塵德之玄也泰
茅氏曰至德玄同則吾豈敢要之耳目為政則非譽
易移狼顧而狐疑莫為適主惟真君在各以其時行

即冀暑屢遷不失其信此吾有志而未逮也濛避席曰其斯解帝之懸而後無可無不可伯父是已雖然里俗非矣惟伯父易之泰茅氏頷之曰嘻吾老矣

首計紀事

是歲之首內史曁諸方伯監司若守令皆入朔　天子受質而下天官程殿最既殿不職者如干衆削黜有差乃合京兆藩臬郡縣中外臣工無慮千萬計周咨慎擇舉卓異者二十二人籍之天官以待推轂海陽令丁應泰首舉籍中銓官不必序惟其人具曰治行第一境內欣欣相告吾令居然擅場司馬氏故嘗

載筆名山勒令功德覯茲異數宜不一書令雅從余遊避席請益疇昔上計余有贈言今茲之行余有計對三異有記荒政有碑纚纚乎吏僕悉數之矣是舉也由漢而下未之前聞即余非良史材猶得以稱史紀之矣夫自京兆以及列邑則令為難自三輔以及萬方則甸服難矣由甸無法察察無徒用武以張用文以弛得民則上側目獲上則民生心右閭右則左携主閭左則右貳猶之齒角有贏縮尺寸有短長兩利而兼得之難之難者也當官三事夫人能知之夫以能服之令亡難已其見計也蚤猶熟慮而從人其

明也析秋毫猶尊視以胥化其遇風波之民非武不輯乂之則良民無懼壹以文德綏之有善不居歸于所部令出而民不悅無然詭隨肺石不寃樂與休息抑或爰書出入三尺倒持彼辟此衷不憚專達不茹不吐恤貧安富而羸詘依焉脩此六者故全也令以其材嚮用何有要之以才用才則自用而浸小以政從政則官備而神行故泃沫不若相忘司徹不若司契成心刲矣用而不勤率是而復有虞氏之庭則亮天工者之能事也單父武城或未之逮卓魯然乎哉既而令受　璽書乃趣還縣巡行邑里發粟設糜重

以時疫大行徧療疾苦掩暴露于時溝壑皆有起色境內益親聞之道周徹車旦暮且至聚族而趨公府豫留令行海陽有天願借一如河內余惟歲周五稔則天授海陽無巳將裂土而封乎殆於不可且也地維不以灌溉而私滄海天道不以肖翹而私化工然則令惡乎留留之以魁父之石耳

辟言

泰茅氏曰直言有三重而鷹擊不與焉此非平康正直之倫殆難爲力三者何也脩主德也杜姦萌也和國鈞也正心誠意之說自昔厭聞今是則無以格君

心之非徒翹其過耳此脩主德之難也人主深居大內娓娓然與婦寺俱咫尺違顏有如萬里納牖則其機格叩閽則其勢睽猶之瘍集於喉藥石針灸所不及急之則呼吸生變緩之則醞釀滋深此杜姦萌之難也夫可否在執政是非在建言虗已而遠觀可否是非一道也執政或作威而守勝建言或作氣以求多古人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過作則激激則為汜濫為懷襄其傷必多行險而失其信矣故詭隨則黨弔詭則豕豕則敗群黨則媚世此和國鈞之難也如將引重必先圖難圖難則無擇言言重則國愈重

矣人臣委質國爲重而身爲輕顧吾之身天下國家之身也身死而言用庶幾乎言重于身脫言不用而身亡則身與世交喪矣言與骨俱朽矣溝瀆爲諒自經之謂何彼以鴻毛而博泰山則關龍逢之屬也乃若比干剖矣箕子不以其故貶仁九族鄂侯脯醢其身西伯不以其故而損至德要之聖人無死地外其身而身存輕之不失爲忠重之不失爲聖明疇演易皆在明夷此聖者事也量而後入惡用尚口而爲名高高則釣奇卑則取徑借曰如矢中命然乎哉且也移孝則忠移忠則孝其心一也唯所用之善事父母

者務幾諫而志不違善事君者務諷諫而言不顯曾參什杖孔門距之夫豈苟求失大體矣子非無赦之罪胡為乎歸親以不慈之名臣之納忠何以異是伯奇自及申生待烹可謂曰恭不可謂孝雍門鳴轂先軫歸元介推自燔鮑焦立槁可謂曰烈或非聖人之徒浸假自扞於不辜而傳其主於不令則取節者之為也居今之世安所嚮方太上忘言其次求言其次受言忘言亡論已求言則謗木諫鼓受言則止輦避帷言責在躬危言時出始投之以可受既示之以可求久則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蓋不言而化與之胥忘

故劉昺忘龍梁鴦忘虎卒之神物馴而異類格是謂兩忘求無所求受無所受矣與其以身徇國吾寧以言徇身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其無言也未始無言也蹼硎游刃因得養生吾其尸祝乎哉將代庖丁割矣

四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

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益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為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問三教之議率執事負俗而平之俗儒詆二氏為異端直謂其利己而忘人有體而無用耳夫自羲農以物歷數千萬年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大都無為而治虞周禮樂之教不數千年業已濫觴老氏將反古以拯今非自為說也佛氏諸相非相無我無人普濟衆生同歸正覺紛紛聚訟頗涉不情竊以吾儒齊治均平稱物平施老氏以茲今而例古昔則裘葛異時佛

氏以震旦而例西方則舟車異地故出門合轍容有不同乃若高明廣大精微二氏無讓獨中庸爲德惟儒者能之執事謂幾微之差在人自會此則不佞之所未喻者也請明以告我何如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王周公由此其選後之戒愼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子蔬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點春風沂水獨當聖心盖其樂也濂洛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

得則懼得則樂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問夫子賢於堯舜釋之者則以為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計門人稱誦於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與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為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已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顏

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物格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明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於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即物格知至而止至善果即得時中乎其未耶

西歸引

華以齊州爲中國梵以天竺爲上方顧老氏出函谷而師釋迦達摩度流沙而祖震旦智涵差別道本圓融無三摩無五濁無先後無中邊原始要中通一無

二孰爲法界孰爲虛空西來比丘具佛子相繡頭環耳深目稜眉不袷不襦不冠不履其名曰諾曩嚕紇哩其國曰迦毘羅其居曰韋馱菴其師曰庚迦哈哩是行也隨喜東方國土縱觀大地山河爰及九年始通三蜀因而遨遊諸夏瞻仰兩都諸佛地則瓦屋霧中普陀五臺峨眉伏牛九華諸名山則雲華雲臺岱岳衡岳廬岳玄岳白岳頂謁肇林精舍會逢大士生辰言語僅通機緣偶合叩之則再稽法臘將反化城曩忽亡繻茲求授節庶資利涉且證多聞粵自經傳四十二章藏積五千餘卷梵語悉流東土華言未入

西方自分凡夫疇敢先發竊惟經猶法筏藏亦言詮非聖非凡不增不減道外無法法外無言比丘實往虛歸宜無不可遊方之外何用關識學人願力雖微護持爲急僞之闢西來意歸而質之本師

汪世墓戶從約

吾宗自思立公遷歙以別祖祖之自是以來丘墓具在乃今履畝經稅立戶同歸蓋歷七朝更十世堂斧可跡圖籍可徵郡中諸世家無兩矣上之則肇跡龍驤壟有封樹沮于不專下之則居方類族各有司存闕於不壹故未遑也吾郡皇皇義舉不憚徵發從

之我王祖扶義而興保世表俗于是乎在於時十有六族無慮萬夫即損兕父之丘何有東海凡我近屬永肩一心歛財必以巳先人經費必量入爲出諸所出入受籍特書質諸宗廟之靈庶幾無愧由是序昭穆而爲譜肅烝嘗而爲祠率用此耳

方于魯墨表

太函氏曰方于魯遊以墨質成品有五其始爲瑤草以工特聞于魯則曰吾求之法象而始得也寧詎衆雌而無雄既而爲大國香庶幾乎國工矣則又曰吾求之色澤而始得也守吾宗而未始出吾宗於是爲

大紫董玄美矣善矣盡矣則又曰吾業已得其精神玄之玄矣吾將求之材美工巧之外吾將游水德之初吾其爲非煙吾其爲寥天一吾技卑矣夫工非儒者事也不儒不工儒而不工儒無當也儒術爲政人官爲能純粹精良故無遺憾于魯以此世其業卒以名家其子嘉樹殖之林林乎滋茂矣象有五一曰規二曰萬三曰珽四曰圭五曰雜佩圓爲規方爲萬正直爲珽脩者銳者茶者葵者爲圭凡諸取數不齊皆爲雜珮義有六一曰國寶二曰國華三曰博古四曰博物五曰太莫六曰太玄昔人饗芹曝而獻之君不

忘居也　聖主日御東觀親子墨客卿草莽之臣何
繇特進唯是休徵瑞應竊以摹至治而詠太平國寶
尚矣論思獻納決策摛辭經緯潤色帝業故次
國華古人與稽後世爲楷多文爲富物亦宜然故博
古次之博物又次之九流百家道術裂矣二氏游方
之外業擅緇玄要以無相無名斯其參兩緇則太莫
玄則太玄即不相謀何可廢也或曰法寶或曰鴻寶
其在斯乎表者以六義衡之五象緇之類族區分可
僂指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